

现代教育学在人们的困惑 ——从属科学？从属艺术？

刘立本

重庆市垫江县汪家小学校，重庆 408300

摘 要： 本文的文本结构构建来自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学原理》相关章节结构包括参考文献的转引，节选自笔者所著文集的“事物物理教育学”部分，通过对教育学的所属与科学抑或艺术的讨论，使我们在教育教学中建立正确的科学观念，教育学构建体系与形成科学的存在性的迷惘实际是科学自身的迷惘，作为相对精确（量的显性与明确反映）的数学也存在着困惑，也就是数学逻辑中的哥德尔定理可以佐证，进而说明，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这种“通病”，事物物理学中关于科学本质的详细的讨论。如果对教育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归纳说明，当今教育学的处境非常尴尬的。

关 键 词： 教育学困惑；从属；科学；艺术

Modern Pedagogy Lies In People's Confusion —Affiliate science? Affiliate art?

Liu Liben

Chongqing Dianjiang County Wangjiaxiao Primary School, Chongqing 408300

Abstract： The text structure of this paper is constructed from Mr.Hu Dehai's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related chapter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reference of references, Excerpt from the "Physical Education of Th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pedagogy, science or art, For us to establish correct scientific concept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confusion of the system of pedagogy and the existence of science is actually the confusion of science itself, As mathematics is relatively precise (explicit and explicit reflection of quantity), That is, the Godel's theorem in mathematical logic can prove it, And then that, Any science has this "common disease",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 in object physics. If the educational data is collected and summarized, the situation of pedagogy today is very awkward.

Keywords： pedagogy confusion; subordination; science; art

引言

在中国，教育学一直被贴上了一门科学的标签。然而，我质疑人们从现代开始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应用经验和实验方法来研究客观世界，揭示客观现象背后的规律。”这将在下一部分中陈述，并且必须陈述，否则这些理论将是“无家可归者”。因为人们有这样的理解，所以叹气，“在教育学的森林中工作，但很难看到使用经验－实验方法的研究结果，人们不能怀疑它的科学性质。”但必须指出的是，既然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对其自身本质的理解是模糊的，也就是系统的混乱。这导致了“教育学不只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这是其本质的下一个原因。第三部分是“科学与艺术中的事物的物理学”。

一、教育学的迷惘：构建体系与形成科学的存在性

教育科学始终在实验教育学中挣扎，对于复杂的教育现象是如此，更不用说错综的教育规律，这就更显出其尴尬。人们开始对教育科学的基本理论就进行归纳了：比如，德国“元教育理论”研究者布雷岑卡（Wolfgang Brezinka）把教育理论划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教育行为学。这种划分从事物物理角度说明也具有其合理性，即源、自构、相关联下的自构的表现。不过，

表达上有些含糊，而有含糊的对于“刁钻”的科学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因为教育哲学和教育行为学从人们的意识来说似乎都属于教育科学。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陈桂生进一步将教育理论分为四类：教育技术理论、教育科学理论、教育价值理论和教育标准理论。由于教育学理论是多样的，人们不断陷入一个问题：教育科学与教育学的异同，或者属于问题，认为教育科学不能取代教育学。此外，“令人悲哀的是，教育学陶醉于它自己的科学幻觉，这不仅延缓了真正的科学教育的发展，也阻碍了其他类

作者简介：刘立本（1973.12-），男，汉族，重庆市垫江县人，大专，职称：小学十级，研究方向：教育原理。

型的教育理论的构建。”也就是想从实证、实验的方法研究客观世界，这种做法不错，但关键是未得其道，何来有某科学体系之法？这个原因立足于：意识是站在哲学角度来理解，如果存在着意识学，那么就存在着教育学，所以教育学是十分复杂的学科，要站在哲学的高度来根本研究既知科学体系之法，又何来实证—实验之法？在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苍白，是教育技术理论的范畴的根本挑战，甚至教育学擅长过去价值理论研究和规范理论研究，现在不好，因为缺乏基础系统，适应时代所谓的“新事物”是不好的。价值理论的研究往往从其他学科中得出关于教育的结论，但在本质上，教育的本质并不等于教育的价值。例如，马克思主义中有“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教育学设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当然，人类的整体发展是教育的目的，但它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教育的最终目的吗？更不用说农业了，还有其他的农业了。从此起，规范理论研究已成为政策法规的文献编纂和解读，教育伪装成为政策和监管的奴隶^[1]。

二、教育学在科学与艺术的困惑：教育的所属性

在人类历史上，甚至在教育思想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教育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观点。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界限在人类的理解中才变得越来越清晰，其意义也越来越分裂。但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艺术，以及如何分割本质，它也是无知的。至于复杂的教育，人们也尝试讨论：“是科学还是艺术”开始上升到理论体系的理论阶段。在科学和艺术上有等级制度吗？血液和气体有等级制度吗？例如，1867年，乌申斯基出版了《人类的目标》是教育的第一卷。在这卷的前言中，乌申斯基主要讨论了教育学作为科学和艺术的可能性。随后，马里翁与涂尔干、拉伊（A. Lay）杜威和桑戴克（E. L. Thorndike）等人也都尝试从“科学”和“艺术”这对范畴出发，从理论上探讨教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由此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了一股讨论的热潮。这股热潮在初生的中国教育学界也得到了回应。例如王国维、张子和、吴家镇、吴俊升、姜琦、陈选善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了“教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科学与艺术的质的允许范围和教育的本质构建了困惑，因为这一指向的错误致使人们在此中挣扎。没有体系就没有美，人体美、自然美都是在存在构建的基础上如人体结构、自然结构之上，所以美绝不是空洞的美，这样艺术不是没有科学的艺术、没有对象的艺术，也不是想当然的虚假的艺术。对于复杂的教育是不能用简单的用科学和艺术的表面界定去区别的，纵然艺术作品极美，而更要在哲学与事物物理学中讨论^[2]。

1. 教育学是艺术不是科学。

有些人说，教育学是一门艺术，这意味着教育学不能提及科学的地位，但充其量只能是一门艺术。乌申斯基是这一基本观点的代表。他认为“严格的科学只研究现有事物，揭示它们的现象和关系的规律；艺术有未来的目的和理想，试图创造尚未存在的事物，并根据科学制定实践规则。”教育不是一门科学，而

是一种艺术，是最广泛、最复杂、最崇高、最必要的艺术；因为作为一种艺术，教育是在追求一种从未完全实现的理想，也就是追求一个“完美的人”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学，就像政治科学和医学一样，不是一门科学，只是一门艺术”因为教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东西——未来的实践，不是现在或过去的实践”；“它不是科学定理的集合，而是教育活动规则的集合。”然而，与其他艺术不同的是，教育法是最高的艺术，是“最广泛、最复杂、最高贵和必要的艺术”^[3]。

诚如我国学者所说的，教育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不同，它自身并没有一套已经证实的基本概念，教育学不过借用了自然科学的假设和方法，（难道自然科学就没有建立在假设之上吗？如，狭义相对论两个公设和普朗克假设等吗？不过，教育的假设和方法是什么？我在后面说明，这里就把它当作假设：教育的教育意识构建来说明，怎样说明从科学的角度，意识具有客观性→科学，从艺术角度来看，在构建又是有混沌性→艺术^[4]）应用了在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基本概念。因为医学应用生理学和内分泌学的概念来构建身体；工程学应用力学和数学的概念来制造机器，教育学应用生理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概念来建立人格。“换句话说，教育学只是其他学科的一门应用学科，是一门利用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来“构建人格”的艺术^[5]。

2. 教育学是科学不是艺术。

在教育史上，也有许多人认为教育是一门“科学”（尤其是在中国）。很少有人从相应的“科学”和“艺术”的范畴出发，直接确定“教育学是科学，而不是艺术”。例如，马里昂在野牛（F.比松）编辑的《教育词典》（1887）中写道：“教育学——既是教育科学，也是教育艺术。但法语通常不允许一个词既代表一种艺术，又代表与该艺术对应的科学，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这里可以看出，马里恩稍微不情愿地将（研究）教学法定义为教育科学。马里恩认为，教学法更多的是理论分析，而不是活动过程本身，它是通过理论分析来发现、评估和协调这些过程。这里的“科学”不是实验或实证意义上的，而是泛指，与“理论”一词意义相近^[6]。通过分析马里翁的观点说明，科学与艺术存在着边界上的模糊性，而在具体定义的时候，侧重于某一方面而已。19世纪末、德国赫尔巴特首倡教育学是一门科学。赫尔巴特认为教育学有两个基础：一是伦理学，决定它的目的和任务；一是心理学，但心理学在教育学中的作用仅在于此吗？仅仅是决定它的方法、技术？当时就有一个哲学家反对，那个哲学家认为伦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科学，所以教育学也不能称其为科学。进一步说明，如果把艺术与科学割裂开来，本质是把主观与客观都割裂开来，其主要原因是科学与艺术的学科界限不明朗。数学也有对分形来研究混沌这一对象，也存在模糊数学或者模糊逻辑、模糊集合并对之进行研究。教育学作为各种科学之间相关联的混沌性极大，其定义似乎不能在其中做出绝对的选择。但教育学也研究教育艺术，是科学但不能排除也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了科学与艺术的相通性、交叉性，在不同的领域又不具有层次性。故就教育领域自身而言，教育艺术是建立在教育科

学之上的^[7]。

3. 教育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

1911年,杜尔根写了条目“教学法”,其中也关注了教学法^[8]的性质和方法。在他看来,教育学不是“科学”或“教育科学”,后者描述和解释“是”或“不是”,取向是现在或过去;前者决定“应该是”取向是未来,其任务是制定行动原则。他不是“科学”或“教育科学”,甚至从那时起。那么,教育学是一门艺术吗?根据杜尔根的说法,“艺术”对“艺术”的概括是在实际意义上对“艺术”的概括,即“一种做事方式的系统”^[9]。那么,教育法就不包括在“艺术”之中了。教学法似乎也不是艺术,因为它将概括艺术,也就是说,超越了艺术的清晰范围。因此,图尔根认为,教育学是一种非科学、非艺术的体系。但后来他的观点

是,教育学有一个混合的特点,并阐述:一方面,教育学是教育概念的结合,采用理论的形式,但不解释和解释教育的行动过程像科学,而是反映和评价过程本身的价值;形式和模式^[10]。

结论:从上面的诸多论述中,让我们看到的根本是教育在科学或者(和)艺术中挣扎,本质上是教育学在教育或者(和)教学中挣扎,除了对教育-教学的不明白以外,还对科学和艺术的本质不明不白。故这种讨论因为科学、哲学、技术、艺术的实质性的研究与教育的复杂性致使教育的本质与教育学的本质在这个角度苍白无力。所以这不但是承接下面的讨论使其具有连贯性,更要对科学和艺术的本质讨论使教育学具有可归纳性形成学科体系;对教学具有可操作性形成艺术的体系;对教育-教学的相关联形成科学-艺术体系。

参考文献

-
- [1] 教育学 [M]. 王道俊,王汉澜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 [2] 教育科学导论 [M]. (法)米阿拉雷 (Mialaret, G.) 著;郑军,张志远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 [3] 中国教育近50年来的发展概述. 孙喜亭. 教育研究, 1998(09)10.
- [4] “什么是受过教育的人”:两种教育学视角的探析. 王庆.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06)23-27.
- [5]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中国教育自主知识的社会建构. 满莹;柳海民. 教育科学研究, 2023(12)12-19.
- [6] 基础教育教师专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校本探究 [J]. 李帅军;王永玉.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9 (01) 144-150.
- [7]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J]. 王嘉毅. 教育研究, 2022, 43 (01) 4-10.
- [8] 教育学的边界与中国教育学的构建. 叶波. 教育研究, 2023(12)12-24.
- [9] 教育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教育学在场与出场. 阮成武. 中国教育科学 (中英文), 2023(06)15-29.
- [10] 国际视野下的高质量基础教育及其体系构建 [J]. 张宁娟;武向荣. 教育科学研究, 2021(09)17-23.